

风物咏

听春

牟民

春风

某一天，外出散步，城外山坡朝阳的地方，忽见石缝里露出绿色一簇，细看，方知是荠菜。得阳光聚集，又少见寒风打扰，地下草芽正蠢蠢欲动。山阴处，残存着些许积雪，仿佛冬的尾巴渐次掠过。惊蛰已过，风明显往高处走，不似冬天的猖獗，到处厮杀。

春风说它往高处走，却吼声十足。东风烈，肃杀，如猫咬狗啃，扑上来就似老虎一般，先咬，如刀子，尖利地削，后啃，缠住对象，反复几个回合，给人麻痒的感觉。春风没有慢节奏，刮来就劲道十足，往怀里身上钻，不给缓冲。它不刮便罢，刮就刮个样子，喘口气，鼓足劲儿，来个冲刺，直接往骨缝里钻，俗话说：春冻骨头，秋冻肉。莫小瞧它，这一大一小的风，书面语叫阵风，七级八级是它，九级十级也常见。仔细看，它弓腰曲背，如一条龙，忽而低头，忽而抬起身子，喷出强大的风力，滚动着，如波涛般压向前方。它那么喜欢变化，不嫌劳累，吹过去又吹回来。背着它行走，如长了翅膀，真的能飞。要是走在南北巷口，可要小心，没个定力，兴许会被刮走。空中碍眼的物件，它看着不顺眼，几个来回，便将其摔碎于地。它嗓子高亢、尖啸，从下往上，仿佛没处藏住它。地面却很少见草屑滚落，它仿佛是唤醒春的灵魂，唤醒地下休眠的万物。

它从北面来，民间叫它倒春寒；从南面来，虽然说有时大而猛，但却明显怀揣了温暖。刮到脸上，呼呼地喷出善意，那暖化解了恶，不再往骨里钻，手抓一把，感觉一热。不过，南风终究是温和的，刮来刮去，绿了江南，自然也慢慢绿了江北。它吹醒柳芽，吹黄迎春，吹开玉兰，春风不再狂，它真正担负起了春的使者的责任。

春雨

春雨是经雨水节气唤醒的，它睡得太沉，往日自己的时空被冬雪占了，任它们扑腾。迈过季节的门槛，雪慢慢地退去，将无声变为有声。春雨以自己的柔和温顺登场了。

说夏雨是粗鲁的汉子，秋雨是缠绵的女子，春雨则为羞涩的少女。它来时没有喧嚣，没有鸣锣开道，只是静悄悄的，即便蒙了灰蒙蒙的纱巾，也露着洁净的面孔。走着纤纤细步，袅袅娜娜，沙沙声、唰唰声，很少哗哗啦啦，弄得春天不安静，怕惊了醒来的万物。它来跟春天约会、恋爱，攒足了情，不舍得一下子全部释放，它懂得春天的干渴，需慢慢滋润，有天长地久之意。最适合在晚间，它也大多选择在晚间潜来，万物在似梦非梦中，得到它的滋润，而又不打破梦的美好。春雨细腻、耐心、不急不躁，直把个春爱得死去活来。

一夜春雨，等天明，本来嫩黄的草绿了，树上朵朵含苞待放的花绽开了，五彩斑斓，争奇斗艳。鸟儿来回飞

翔，被眼前的美弄得眼花缭乱，不知该落到哪处，只能用歌声赞美。

春雨后的花有声，小草有声，它们被润亮了歌喉，不得不放歌一曲。

春水

一个冬天听不到河水的哗哗声，河面上厚厚的冰，堵塞了河的嗓音。失去了声音的河，仿佛老去的人，沉默在村边。某一天，冰碎了，裂开缝隙，水如泉眼钻了出来，响起了水声，不是哗哗声而是咕咕声。水不停地漫过冰，冰被河水的温度融化。冰也噼噼啪啪，粉碎自己，让河水化开，让河水带走。风失语了，它助力河水，做一场破冰的行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碎冰只在转瞬间。恰如开一条河，得多少年的大水冲洗，或者需多少人工疏通？堵塞它，一道大坝足矣！村边有了春水声，村子变得灵动起来。两岸草木醒过来，等再去河边，冰全部消失，河又亮丽了青春，亮起歌喉，给村庄奏曲。它亮起眼睛，擦拭一冬的灰尘。许是耳朵失聪，听不到自己走路的声音，眼睛却能把许多声音记在心里。每每走到村边的小河，总要听听。妻子说：“你听啥？”我说：“听河水说话。”妻子笑话我：“你是聋人说瞎话。”我说：“你不明白。”因为河在我心里，一条奔腾不息的河，声音越来越清晰。

树魂

树有灵魂，每个季节灵魂各异。树魂看不见，但可以听到。

柳树站在河边，当它呈暗绿色时，跟风缠斗，时时响起剪刀声。不是风，是树魂吃风、削风，护卫柳的呐喊声。没有坚韧的灵魂，顽强的搏杀，怎能抵御冬尾巴的凛冽？柳芽在灵魂的抚摸下，锤炼韧性、韧性，迎风傲雪，不枉灵魂的牵引。

忽然，房前的玉兰含苞待放。它挂在树上看起来并不入眼，人们误认为是叶子，可谁知道，其灵魂早就隐匿在花苞中。玉兰花也叫望春花，本就经历了风霜雨雪，经历了数九寒冬，练就了一身硬功，再由春魂抚摸弹奏，它瞬间抖擞精神，睁开眼睛，大放光彩。它的撑裂声，似裂帛，如水滴，又像犁铧卷起泥浪，瞬间泥香满天下。

果园里，沉默的果树早就把一腔绿意包裹好，根部不时地啦啦啦啦向四方伸展。它的枝杈急需“减肥”，剪刀咔嚓吧咔嚓伸过来，剪去多余的，留下精干的，树魂跟着拍手，为果树青春焕发叫好。

那是一棵白桦树，还是一棵槐树，抑或一棵青松？站在悬崖上，站在国界线上。春魂，不，应该是四季的灵魂，始终凝在树上。听听，灵魂在流动，灌注树的内外，树岿然不动。外观如钢铁般，不惧刀枪剑戟，内视血脉奔流，如黄河长江奔腾。

听这树声，这春魂，不禁让人热泪盈眶。

春天里

王道芸

我从小就喜欢春天，不冷不热，暖暖和和，像好脾气的妈妈，让人舒适无比。上学时，朱自清的散文《春》，成为我更爱春天的理由：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至今我还能很流利地背诵下来，唬得老公、孩子一愣一愣的，都夸我记性好。

已经九九天了，春的气息飘在空气里。从暖烘烘的家里出来，明媚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意丝丝入怀。清风拂面，使人很容易想起“如沐春风”这个词，身上臃肿的羽绒服，显然有些厚了。这两天太阳加足马力，走不了几步，我便感到汗涔涔的，春天是藏不住的，它真的来了。

婆婆家院墙外的紫根韭菜，长出嫩绿、紫红相间的叶子。地上的小草、荠菜、苦菜等也焕发生机，冒出绿色。惊蛰后，小蜘蛛、蜜蜂和许多不知名的昆虫儿也出现了，它们时不时地靠近你，刷存在感。

一人春，我们家包包子、饺子，总要去田野里薅摸点荠菜，吃出春的味道。踏春吃春，是祖辈传下来的一个习俗，图的不只是一口鲜嫩。现在是早春，乍暖还寒，荠菜还没有完全返青，黄绿黄绿的和土地一个颜色，要低头仔细瞅。不过，此时的荠菜根粗，经过冬天的冰雪洗礼，溜鲜溜鲜的。

我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野菜曾调剂了我们的生活。那时候我觉得，整个春天都在挖野菜，有道是：“能在粗布被窝中睡得很香甜的人，才能得到大自然的谦和之气；粗茶淡饭能吃得香甜的人，才能领悟出恬淡生活的真正乐趣。”

小时候，我们家住着三间小草房，一到冬天姥姥就让哥哥把窗和门封得严严实实，肆虐的西北风被挡在了屋外，我们一家老小享受着温馨、快乐的好时光。某个清晨，姥姥站在大门外看看天，再伸伸手，然后说：“春天到了，吹过来的风都是暖的！”话音刚落，姥姥就让哥哥把密封的后窗打开。后窗打开的瞬间，一道白亮的光，倏然穿进屋来，我们异口同声地喊：“真清亮呀！”

春天里，勤劳的姥姥更忙，总是闲不住，弄鸡舍、绑扫帚，还在大街门楼底下，扒几个拳头大小的窝窝，栽上葫芦苗、牛腿瓜苗，浇上水。阳光永远在她的身后，追着她的影子跑。幼小的我，坐在门槛上，仰望着姥姥，看到她蓝色的大襟褂子，被微风轻轻吹起，灰白的头发柔柔地在风中飘曳，那情景如画般美好。

今年的春天，只要是风和日丽的天气，我就会一如既往地出门踏春、游玩，也忘不了挖一些荠菜、苦菜、蒲公英、米蒿、小野蒜、枸杞芽回家晚餐，眼福、口福，皆要饱。

诗歌港

春分

邓兆文

从今往后的一段时间
白天就长了
所以，有梦就快做
否则过期无效
从今天开始
谁若有歪心思趁早收手
因为在光天化日之下
阴影，无处可遁
春分还像一盘棋
白子黑子各占一半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博弈
只是互有输赢罢了

春天

紫苏

岁月，是一纸素宣
生命，是一方端砚

青春，是一支笔
勾勒出一生的平仄与丰满

年少是春之明媚
青春是夏之绚烂
中年是秋之繁荣
暮年是冬之浪漫

春山初碧春林盛
春雨微微春韵浓
万紫千红，是春天的颜色
生机勃勃，是春天的风骨

一堤烟柳序春华
远山含黛万物苏

春联

冯宝新

在故乡摊开怀念的纸
写一副春联
弥漫着缕缕墨香
渲染着月是故乡明的深情
红红的语言
红红的风采
龙凤舞的春联
张贴在门楣上
让五谷和瓜果的籽粒
追赶季节的脚步
幻化成五月的金黄
十月的万山红遍的诗章

走在春天的路上

林启东

春天回来了
像你默契的目光
滑过鸟儿扇动的翅膀
飞过青山与小溪
在繁花中与你
携手相遇

相遇代替了四季的目光
如飘过身边的风雨晚霞
你的眼睛
是一朵开在晚秋的花
泪痕印映了走过的路
转过身便是云淡风轻

好想与你揽住清风说月明
脚踏烟雨笼罩的小湖
你的细语似晨风
看早春的海棠
开满雨亭